

增訂

史記評林

四十五

特56

3

大日本教育會館			
五	四		二
○	四	三	九
冊	號	架	函

第三卷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二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順治十九年五月七日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

置菑川國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

帝分齊置都劇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

南三里許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

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

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臯免家

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

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

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

唐順之曰慕為平津侯極得其髓

侯贈以曲學阿世

四字為精神故其

功為待正而不

節儉砥行以分法

養其所以交游則

漢中絕倫處數年

間立致三公未復

上書乞骸骨又成

完名

李攀龍曰當弘

讓謝國人時豈自

計年七十為丞相

然且封侯也史蓋

皆稱曰公孫弘行

曾丁巳巳平木

卷二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

一

參來宿歲

義雖修非遇其時
焉能致此位乎時
則武帝方御文學
弘因得以儒術對
策奉擢為第一不
然帝以雄才揚推
俊又嘆意嚴徐之
徒報書諸侯王常
召司馬相如等視
草豈其於弘非辨
論有餘習文法吏
事而輒自百餘人
之下以為舉首以
示在昔不能罷歸
為不知弘必不然
矣

康海曰君子之事
君彌縫其闕而濟
其所不逮漢武帝
好大喜功方窮奢
極靡而公孫弘乃
以入主病不廣大
為言孟子所謂逢
君之惡者歟

王維楨曰篇中上
大悅之一段上益
厚遇之一段天子
以為謙讓愈益厚
之一段總言弘遇
主逢時之意故卒
封丞相

唐順之曰據此兩
言便是巧計

余有丁曰弘亦非
專欲諛者其毀西
南夷沮十式黜齊
成皆有大臣之言
但重祿持位畏特
上旨故不能下
約阿世耳
黃震曰按發十策
弘不得一弘非不
能也希旨而偽屈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一傳多奇病

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
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
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
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
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
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
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
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
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
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文法如
衣服之有領緣以為飾也
二歲中徐廣曰一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

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汲黯先發之弘推
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賢嘗與公
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
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
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
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
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
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
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
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
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為不可不敢
逆上耳○正義曰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
曾丁巳巳平水

平津侯主父列傳

卷一百一十一

耳弘亦憂哉

董份曰黯廷詰弘弘深疾黯而云九卿莫知黯與善此則過巽以激上怒信齊人之多詐也

余有丁曰實自美也而言似遜韓大夫教武安不當與魏其爭即此智唐順之曰詳語意寔非管而是寔因以妄自況

魯李攀龍曰襲懋卿家陽丘近黃縣常稱公孫弘之為人而不直汲黯也曰弘故遠述羊豕

之間年六十餘以文學徵及七十而為丞相服習裘褐即今統綺驟御有肌蹠膚癢耳布被奚詐焉斯說良是姑錄之以俟知者茅坤曰數言乃平津侯小像王慎中曰封必以功不聞以位宰相始拜而封非典也

按西京雜記云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欲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才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替從理陰陽者處欽賢之

地言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二

惟多命痛

以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二歸侈擬於君相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也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廣

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為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駟

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弘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穀而已言不精鑿也

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歿無以塞責索隱曰案

平津侯主父列傳三參來官載

館其有才堪九
列可備二千石
者居翹材之館
其有一介之善
一方之藝居接
士之館而躬自
非薄所得俸祿
以奉待之

於君歿生由君臣若
一朝病歿是竊歿也
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
五所以行之者三
索隱曰案此語出子禮中庸篇曰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
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
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
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
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
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
予祿徐廣曰厲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
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
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

王整曰又討一結
果

白居易曰恙憂也
初無訓病之義蓋
既云罹病不應復
云病

按元城劉氏論
弘諫罷西南夷
不用卜式郭解
二事得大臣之

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
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
文遭遇右武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未有易此
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其
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
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
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
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
曰疾止也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
復初也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
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
丞相終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案弘子度嗣為
凡為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

曾丁巳巳平水
卷二十一平津侯主父列傳
日
一參長官

體然則餘固不足稱云

茅坤曰此傳叙事无足觀而三書可誦當與鄒陽傳同類

按長短縱橫說出戰國策蓋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故戰國名短長策也

茅坤曰惜乎八事不及傳而伐匈奴一事于載來絕議也
交約言曰言伐匈奴利害如指掌秦皇漢高事足以鑒矣文字溫淳厚

重質實愈嚼而愈有味是漢初元氣復還之作非戰國元氣澆漓之餘習也

按此書雖以好戰志戰並起然偃意專為諫伐匈奴故所重却在好戰必亡上

○詹惟修曰此書以悔字作主蓋因武帝窮兵黷武欲其懲秦而法祖也又中子曰武帝秋風之辭其悔心之萌乎是心也余謂啓之者實偃

按此書先引秦伐匈奴而以天下始畔結之繼引漢伐匈奴而以高帝悔甚結之即上好戰必以與務戰勝窮

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漢書云坐不遣鉅野令史成詰誨公車論為城日元始中詔復弘後為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

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廼北游

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

中以為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

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

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

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

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

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

師振旅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

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

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

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

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

為一功齊二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

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

武事未有不悔
意然只泛論未
曾見得今日事
體故又申言秦
失之當戒及虞
夏殷周之可法
復明辨以深微
之其文溫淳厚
重信非漢人道
不到此

○唐惟修曰此言
始皇不悔便長

按師古云搏擊
也搏入之陰影
言不可得也
○唐惟修曰此言
高帝悔之便存

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
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
也。索隱曰靡音靡。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
也。敝猶凋敝也。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徐廣曰澤
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
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
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
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起於東。靡琅邪。負
海之郡。徐廣曰靡在東萊音縋。○索隱曰轉輸北河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

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
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
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
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
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益悔
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
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
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
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
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

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亂，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暗危朝廷。利已若章邯之比。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樂音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為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

王整曰：太史公傳亦不必人人備著願末嚴安徐樂一

然書足矣。蔡澤傳亦王維楨曰：自陳涉無千乘之尊，至倚頓之富也。六句成一氣壯哉。凌約言曰：此言基本積壤為土崩禍難驟興為瓦解文字開闔呼應轉繳有力。血脈貫通體格嚴整，但欲明安危之機，稍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顧，乃以瓦解之勢為不必慮，而欲其自恣於游說聲色之間，非引若當道之意矣。

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

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全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

茅坤曰：以上似識治體之大，而以下復導之游樂，以自媚于上。王維楨曰：若淫樂如此，便有土崩之勢。雖諷之實勸也。王韋曰：文勢變化而氣更滂沛。

董份曰：先懼其拂，音故曰何必湯武。成康其後，即轉甚有力，亦是婉辭。陳仁子曰：帝之心內多欲，而外仁義者也。仁義不勝，故私欲橫生。徐樂于聲色之奉，游獵之娛，俳優侏儒之歡，不直止之而勸以王道，幾若陳等而閉其邪者，亦善于諷諫者也。卒之同

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蕩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

時若偃者一歲四
遷安雖不用而為
騎馬令至樂竟不
見用毋乃以樂言
為迂而不入耶
凌約言曰此言窮
兵之禍極為詳悉
於治道有關其言
華采中有質實質
實中有華采漢書
起有風俗救敝一
段

王慎中曰漢武帝
用兵獨嚴安一疏
論事有本末譏病
當世有味
按此段言戰國
兵禍

主一本作一

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
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
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
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
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
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
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立為戰國此民之始
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
戰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
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王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
銷其兵鑄以為鍾虛索隱曰虛音巨鄒氏本作據音同示不復用

凌約言曰逢明天
子人人自以為更
生此言過矣嚮使
以下則是
按此下言秦窮
兵之禍以為戒

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
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賢仁義賤權
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變風易
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
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
諂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
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
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索隱曰案尉官也他
趙他也音徒何反屠
睢音雖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
糧深入越韋昭曰監御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
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

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勝廣舉兵據陳舉音如字或音據恐疎也下同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立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賢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始見本意今欲招南夷

註壤漢書張註作長

按此下言時事

朝夜郎降羌棘畧滅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

州地名即古滅州熒音白北反又皮逼反滅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

燔音煩謂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

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

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

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

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

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茲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

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

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

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索隱曰索謂地形及土壤皆

楊慎曰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嚴安此論極盡事情宋富弼與契丹議意祖此然安之論本出韓非韓非備內篇曰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入臣非天下長利也

按橋箭漢書作橋箭正曲使直也按此總括一篇之意而結之語約而意盡

陳仁子曰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主父偃皆隨其末而救之嚴安則探

其本而救之本正則未自正矣凡安所言曰薄賦斂則歲帝之利心也曰省刑罰則樂帝之慘心也曰省繇役則約帝之侈心也夫帝之欲不但窮兵一事大本既立數者既除則兵可片言而止至于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關要功生事者之口噫一將功成萬骨枯其言蓋本諸安

東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佗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且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脫也。於是上乃拜王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王父曰。臣結髮游學。四

茅坤曰。此即劉敬故智。
按偃初諫。伐匈奴。奴似識治體之。大者後因一歲。屢遷遂爾。自肆如所言。滅胡之本。何與初諫。意矛盾哉。孔子謂鄙夫不可事。若偃之謂也。

會丁巳巳平水
卷三十一
平津侯王父列傳
十一
修水館藏

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弃

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

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按僂言。吾

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也。

僂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

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

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

十萬眾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弃之。王父僂盛言

其便。上竟用王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王父言

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王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

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

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

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僂之門。乃使人以王與

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

乃自殺。有司以聞。王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

其嘗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

為僂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

言。王父僂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

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王父劫其王。令自殺

乃徵下吏治。王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

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

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王父僂本首惡。陛下不

茅坤曰篇終餘音
媚媚

趙恒曰漢武之時儒雅則董仲舒公孫弘十長於舒則傳儒林於弘則與主父偃同傳至實一則以其通顯為遇時幸之也則以其立乎惡俗達則交譽之敗則爭惡之毀譽因平時而悲之悲之者悲其不幸也而非以弘之資能過於偃也公孫弘本不得於漢時士論子長之於書法亦嚴矣平準書又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云云張湯用峻文云云又以弘與湯並傳其不滿於弘者又如此王維楨曰此太史公有感之言暗指

李陵事也

楊慎曰此下非太史公所著特楷先生輩續之耳

董份曰後聖聖字恐當是世字言禹聖德歎後世不能循也

增言史記言林

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修身舍痛

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賢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外無一人收者唯獨汶孔車收葬之。徐廣曰孔車汶人也沛有汶縣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上方鄉文學招俊又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曰按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

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

增言史記言林

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修身舍痛

平津侯表列傳

董份曰雖于品制有減而儉實可及

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賢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且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

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曰。按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遠迹羊豕之間。韋昭曰。遠迹謂耕牧在於遠也。○索隱曰。案公孫牧豕。卜

式牧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索隱曰。又。理也。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

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

試漢書作拔

矣漢書作已

王應麟曰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于公孫弘兒寬之間汲黯之直豈上式之儔哉史筆褒貶萬世榮辱所關而薰蕕如此謂之比良選董可乎

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壁蓋或畫繡以為榮飾也見王父而歎息索隱曰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者是也羣臣慕嚮異人竝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寬儉內懷嫉妬寵備榮爵身受肺腑主父推恩觀時設度生食五鼎歿非時蠹

王安石曰始讀孟子見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踰制者皆將損之疑孟

累漢書作參

子之言為過，得觀漢武帝用王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於傾駭變亂，無敗傷之。繫孟子之言，不為過。

劉子翬曰：父偃等諫甚切，帝嘆相見之晚，悉拜為郎，然征伐竟不已，又為上林苑、東方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為大中大夫，賜以黃金，然遂起苑，蓋武帝知受諫為人君之美，故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然有受諫之名，無受諫之實，何益於治乎？此法語之言，改之為賢。

黃震曰：王父偃姦險無賴小人，其致身青雲，特自速族滅之禍耳。何足污齒頰哉！惟諫伐匈奴一書不當，以人廢言，然他日勸築朔方，俾襲蒙恬故步者，即今日舉秦事，以諫伐匈奴之偃也。何耶？其勸分王諸侯，則撥拾賈生之緒餘也。其勸徙豪民實茂陵，則剽竊婁敬之陳言也。何能為漢庭決一策耶？而取大臣金，取諸侯金，自謂日暮途遠，自分倒行暴施，以至於齊而劫齊王，殺之，以游於燕，而陷燕王，殺之，召平日昆弟賓客，戒其毋入偃門，以一切疎絕之，何哉？偃之為人，也。其自取覆滅也，固宜為偃之族者，可悲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二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

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

真定人也

索隱曰尉官也佗名

按南越即今廣東西二省
唐順之曰此與匈奴大宛西南夷四傳貫穿百餘年與此如世家例

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畧定楊越

郡曰尉鞞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為縣在常山也

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索隱

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為楚收楊越○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

置桂林南

海象郡

索隱曰地理志武帝更名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畧陸梁地以為南海

鬱林象郡地理志武帝更名曰南

以謫徙民

索隱曰謫音陟革反與越雜處

十三歲

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

索隱曰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正義曰顏

師古云龍川南海縣也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沈流東

康海口以下敘化
自其為南越土詞
簡健而委宛

泉因以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徐廣曰爾時未言都為號也。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時未言都。尉也。○索隱曰。囂音五刀反。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

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之被。○索隱曰。服虔云。囂許被音皮義反。行南海尉事。索隱曰。服虔云。囂許詔書使為南海尉。

囂歿。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

會也。○索隱曰。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湟。泣。作。湟。音。年。結。友。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淮。今本有湟。湟。及。淮。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經云。合離縣南有淮。浦關。木知孰是。然鄒誕作湟。漢書作湟。蓋近於古。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置。秦已破為郡縣之職。或假守也。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

為號。不稽於古也。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遷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

考衛青傳無出
桂陽之文註有
訛

按絕道自守與
上絕新道自備
相應

陳仁子曰。圖天下
者。貴識天下之大
勢。高帝有天下。蓋
識其勢者也。當時
吏民新附。叛者九
起。故北不制。自登
之。取南不貪。百粵

之臣直以一身為天下之勳廟祫祭執淮陰繼而貫高及洛陽陳豨反代

漢書無邊字

錢福曰此孝文帝黃老之真處按冢在真定與篇首真定人一句相應

按竊疑長沙王讒臣一段與上文高后聽讒臣數語相應

康海曰越王書詞意旨遜而屈漢天子有以感之也

大言以言言水

卷一百一十三

修列舍書

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上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降慮侯竈往擊之日索隱昭云竈姓周隆慮縣名屬河內晉林間會暑溼士卒大疲兵不能踰嶺索隱曰案即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後屬焉漢書曰首義曰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王交趾九真郡即甌駱也東西萬餘里廼乘夷屋左蠶稱制與中國作父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

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

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

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

帝時習使南越廼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

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

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

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

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長沙邊境且南方

卑淫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

駱裸國亦稱王索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老臣妄竊帝號聊

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

晉丁巳巳平水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傳

三

修水館載

入一本作八

凌約言曰叙武帝討南越筆力萬鈞而越內有王亂臣之變危計越樓船伏波之特略委曲轉折纖悉殆盡

王廷陳曰胡始不敢與兵而使入書既又遣太子入宿衛得尊中國之體惜其後聽大臣之諫而卒不入見也

王維慎曰藏璽乃知先王之儲豈嬰齊先宿衛又真見天王之不可犯哉

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

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與兵侵臣臣不敢與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

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

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

索隱曰漢書說作休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璽諡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

索隱曰李邵云藏其儲號之璽也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

徐廣曰一作興索隱曰穆音紀虬反穆姓出邯鄲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

南越列傳 四 修來館藏

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

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遷子次公

入宿衛嬰齊夢論為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

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

通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及嬰齊夢後元鼎四年漢使安

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

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

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

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

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

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

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

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

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

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

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盡

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秦王

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索隱曰蒼梧秦王即下趙光是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

王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

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

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

后亦恐嘉等先出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韓昭曰

董祀曰將敘太后恐亂欲倚漢威故再提太后嘗與安國少季通方委曲有情不嫌於重複

按此敘呂嘉之勢盛為下文作亂張本

計矣一本作也

叔英曰叔實位
次甚悉如日學然

王慎中曰王止太
后是當斷不爾也

為介冑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
權誅也。嘉也。韋昭以介為持介者問也以言問持
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特為介冑則非真謀誅
嘉以介為因亦有所出索介者賓王所出也。謀誅

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
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

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

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

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也。○索隱曰

索寧林縱音七凶反又吳
上痺傳縱殺吳王與此同止太后嘉遂出分其

弟兵就舍。○索隱曰索謂分取其兵也。稱病不肯見

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

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

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

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

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

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

辭不可天子罷參也。○徐廣曰縣屬潁川音
汝州。○古洽反。○正義曰今

汝州。○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

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

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

千人往。○徐廣曰千
秋為校尉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

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

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

陸欽曰好往武往
句法甚奇

楊慎曰越妻乃越女非漢女也而徐注若以越為人名何也
何孟春曰韓千秋一段用而字緊接上文將二千人往勢如珠走盤

樓昉曰次伐南越之兵甚中經緯
按大宛傳漢發二輔罪人又云救囚徒又云發天下七科擿皆罪人也出師用罪人蓋勾踐敗吳取携李法也

長安虜實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

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

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

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

越封高昌侯索隱曰術陽屬下邳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

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

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曰塞

南康記以為大姓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

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

延年為成安侯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郡膠樂其姊為王太

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索隱曰案龍亢屬燕國漢

書作龍侯服虔作邱晉灼云龍古龍字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

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

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

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溟

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索隱曰主爵都尉

曰劉氏云匯當作溟漢書云下溟水也

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

人為張晏曰故越為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

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

下因以為名也應劭曰瀨水流沙上也廣曰伍子

胥書有戈船以載下出零陵或下離水徐廣曰在

信○正義曰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或抵蒼梧使

水東至廣信入鬱林九百八十里

曾丁巳巳平水

卷二百二十三南越列傳

馳義侯

徐廣曰越人也名遷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

正義曰曲州協

州以南是

下牂牁江

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咸會夜郎國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

王餐曰咸會番禺此一句不可少

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

石門

索隱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

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

歌得越船棗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

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

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

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

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

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邊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

按招降賜印得體

按驅字即孟子湯武歐民歐字

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曰城

中皆降伏波

徐廣曰呂靜云犁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犁曰為遲日謂

待明也○索隱曰鄒氏云犁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犁即比義不煩更釋又解犁黑也天未明而尚

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稚遲待也亦犁之義也 呂嘉建德已夜與其

屬數百人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

者賢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

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

徐廣曰在東萊越郎南越之

郎都稽

徐廣曰表日孫都

得嘉封為臨蔡侯

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

定

韋昭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榮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令之名也

案漢功臣表云定揭陽令意又別

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

漢書音義

何孟春曰自定者趙光山定而來屬也故俱得封

曾丁巳巳平水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傳

一

參長官載

桃侯漢書及年表作隨桃侯註訛

黃震曰南越稱帝文帝以德懷之而稱臣既稱臣武帝以首名之而反越雖夷狄人情亦樂可知矣用樓船十萬師一旦以夷為部豈不大快然使五帝三王處此亦有文帝之懷柔而已夷狄在萬里外而必貪之何哉

茅坤曰獨此小論用韻語甚奇與他篇不同似后人銘體

曰桂林郡中監諭甌駱屬漢索隱曰索漢書云光聞漢兵至降封為姓居名翁也四十餘萬口降漢

皆得為侯桃侯揭陽令為安道侯越將軍取為膠

侯杜林監居翁翁為湘城侯韋昭云湘城屬堵陽桃安道賸三縣皆屬南陽賸音遼也戈船下

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

矣遂為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

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

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

侯降慮讎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

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穆女呂嘉小

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

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羣雄莫制漢事西馳越推南裔陸賈騁說尉佗去帝穆后內朝呂嘉狼戾君臣不協卒從剽絕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三終

田中篤實同校

增訂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傳 參來官義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紹增補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按閩越即今閩地東越即今永嘉地

閩越王無諸

韋昭曰閩音武中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索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

字從虫門聲音曼

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

後也姓騶氏

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曰徐廣說

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徐廣曰今

建安侯官是○索隱曰小顏以為即今之泉州建安也○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為福州也

及諸

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

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王命弗王

漢書音義曰王

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

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

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于閩中故地

按東冶即今侯官縣

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

其民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南南濱海云。都東

甌。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

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

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

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

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

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

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

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拜弗屬於是中大

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

故弃之且秦舉咸陽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

窮困來告急天子天下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

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

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

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

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

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云東甌王廣武侯望率

其眾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至建元六年閩越

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闢上

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

羅洪先曰莊助詰
辭則切于竟遣
助發兵得御夷之
體助兵未至而閩
越引兵去東甌卒
舉國徙中國助亦
有見哉

東越列傳 卷二十一 會稽 會稽 會稽

按師古云漢地廣大其家盛強今雖勝之而必更眾也

柯維騏曰漢書曰不戰而乘徐廣曰耘音同於陽行傳曰不戰而下賤則眾耘義亦同

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其眾彊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索隱曰劉氏縱音寬使使奉其頭故人行人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煩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其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及不與謀焉索隱曰繇音搖繇者邑號正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

按顏師古云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是也日漢書作以

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眾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立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二里有梅嶺在供崔山當古驛道此文云豫章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

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二里有梅嶺在供崔山當古驛道此文云豫章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

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

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

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東南八十里

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道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

侯齒徐廣曰城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

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

海將軍韓說出句章索隱曰鄭氏句音鈞會稽縣也○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漢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

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

若邪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闕○正義曰越州有若邪山若邪溪若如一頂

州有白沙山蓋從如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

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

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絡古正義曰錢唐杭州縣轅姓絡古斬徇北將軍為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

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

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

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

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玉居股謀曰徐廣

東越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

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

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索隱曰韋昭云在九江

會丁也吧平林 卷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 四 修來宿藏

按師古云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侯故東越建侯斬除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教疑表誤又云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何孟春曰成陽共王子一段斷而復續此倒敘法也

茅坤曰按漢詔徙東越及閩越之民於江淮是以浙以東南及福建蓋空地也

按此贊亦用韻語

萬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臣韋昭云開陵屬

淮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案

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索隱曰音縈

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

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索隱曰韋昭云多姓軍名也

漢兵至弃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

狹多阻閩越得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

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

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

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出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

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

也

索隱述贊曰句踐之裔是日無諸既席漢寵寔因秦餘騶駘為姓閩中是居王搖之立爰處東

閩後嗣不道自相誅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四 終

增訂史記評林 卷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 田中篤實 長谷川敬直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 吳興凌惟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案朝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

朝鮮王滿者正義曰潮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麗都下襄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

朝鮮故燕人也索隱曰案漢書滿燕人姓自始全

燕時嘗畧屬真番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日寒反○索隱曰始全燕

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畧一國以屬已也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

地理志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

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溟水為界漢書

音義曰溟音傍沛反○正義曰地理志云溟水屬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溟音大反

柯維騏曰按朝鮮乃周封殷太師之國太師教以禮義田蠶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蔽而人不為盜戰國時朝鮮率併稱王屬于燕其後燕人衛滿破王率有其地至漢武遣使朝鮮內屬其後風俗稍薄太史公蓋謂滿能叔氏民聚海東以保塞外諸夷修臣節也

師古云命者名也脫名籍而逃

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正義曰命謂殺命聚黨千

餘人雖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泚水居秦故空

地上下郭索隱曰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部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

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

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

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

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索隱曰東夷小

方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麗新羅東沃沮

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

里傳子至孫右渠正義曰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又

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閔不

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曰誘一作

御刺殺送何者索隱曰御送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正義曰

美即不詰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正義

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

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

何者按裨王長乃送

也論賦也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泚水使

御刺殺送何者索隱曰御送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正義曰

美即不詰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正義

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

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

余有丁曰按謂未能破之而前進也故後云破浪水上軍乃前

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浪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渡浪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浪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

按此叙兩將軍私心處曲盡

茅坤曰自古兩將異指鮮不敗亡者

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浪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士卒皆恐將心懸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

茅坤曰與唐李成及懷光汴橋之屯略相似

按師古云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

軍中吹門應也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

按師古云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或于道故謂之降相
黃震曰朝鮮居秦故空地本无預中
國事也涉何為武帝生事其國漢卒
威以城之定其
國為四郡漢固會
矣右渠負固自取
滅亡亦何愚也

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剽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管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相啖音類。索隱曰。路人。漁陽縣人。故皆稱如淳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啖音協。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張降。漢書表云。張降音各。降相。路人之子暹。索隱曰。暹名。路人之子也。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為濼清侯。韋昭曰。屬齊。○索隱曰。顧氏。濼音獲。陰為秋菑侯。韋昭曰。屬勃海。○索隱曰。秋音秋。菑音子。反。啖為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為幾侯。韋昭曰。屬河東。名。暹以父死。頗有功。為濼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

口當待左將軍檀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

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義涉何調上屯禍自斯狐疑二將山遂伏法紛紜無狀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六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正義曰在蜀之南夜郎最大索隱曰劉氏數

音所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犍為屬國也韋昭云漢為縣屬犍犍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而為姓也

○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其西靡莫之屬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莫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十九

百二十五里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顛顛馬

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索隱曰邛音直追反結音計

此皆魍結耕田有邑聚索隱曰魍漢書作雅其外

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邑名也北至檉榆韋昭

會丁巳平木 卷之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 參來官 載

余有丁日按樓船前力攻番禺及驅降者八伏波營敗此欲獨降之為已功也

按此傳以夜郎滇二國為首蓋漢所封也

按韓昌黎送廖道士序柳柳州游黃溪記一文發端多倣此法

茅坤曰篇首絕佳以下並序次通西南諸夷本末亦可觀覽

曰在益州標音葉。正義曰上音標。標澤在靡北百餘里。漢標榆縣在澤其益都靡非本桑榆生屬國也。名爲雋昆明。徐廣曰永昌有雋唐縣。索隱曰州縣。正義曰雋音髓。今澧州也。昆皆編髮隨畜

遷徙。正義曰編步典反。畜許又反。皆雋昆明之俗也。毋常處毋君長地方

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徠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徠音昨在越雋。索隱曰服虔云徙徠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徠縣在越雋。

正義曰徙音斯。括地志云徠州本西蜀徠外曰猫。徠雋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邛邛山本名邛徠山。故自徠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邛人徠人界。

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駹。汶江反。正義曰括地志云蜀西徠外羗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羗九蠻各有部落也。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索隱曰案夷邑名。即白馬氏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

仇池。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正義曰躡其畧反。所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躡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

曰躡音矩灼反。楚躡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曰莊王弟爲盜者。滇池澤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池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正義曰括地志云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

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

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頰畧通五尺道。索隱曰謂棧

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諸此其處險阨。故道纜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諸此

曾丁曰已平水。卷一百一十 西南夷列傳 參水官載

按以上連用以什數三字最大二字而以此皆句結之

凌約言曰此以上不百四十字而西南諸夷其方隅風俗大小具見敘事明整簡盡可法

茅坤曰莊躡之王楚與尉佗之王南越畧相似

王政全曰敘事精到按常頰疑人姓名

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筏馬焚僮髦牛

正義曰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樊國以此巴蜀殷富索隱曰韋昭云樊屬犍為

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

南越正義曰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

義曰枸木似殺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

蜀人以為為珍味索隱曰蒙晉灼枸音矩劉德云

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

小顏云枸者綠木而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

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

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饗音求羽及蒙問所

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廣數里正義曰崔浩

伐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躋伐夜

郎軍全且蘭檣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

有椽船柯處仍收其名為牂牁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

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

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

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

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

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

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

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

郎道為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將將千

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蒙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蜀筏關

增詹惟修曰司馬相如喻巴蜀檄即其事

茅坤曰唐蒙亦奇士

增王世貞曰按鄭燕云枸醬曰浮留劉涓子蜀都賦註綠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以蜜藏而食之辛香生巴蜀嶺南司馬出如使蜀而求之也其狀似葦撥故有土葦撥之號今嶺南人但取其葉及藤合檳榔食之謂之葛而不用其實及攷西南夷傳南越食唐蒙枸醬諸家註各不同姑闕之

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

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

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索隱曰崔浩云牂牁繫船筏以

為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牁江也蜀人司馬

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

喻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

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餽數

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

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

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

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

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

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為自葆就正義曰今犍為自葆守而漸修成其

郡縣也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

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帶昭曰邛縣之竹屬蜀贊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

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身毒漢書直云身

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馴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篤小顏亦曰捐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

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

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

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

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羗乃留徐廣曰嘗一作賞為

茅坤曰張騫之求身毒不得要領

曾丁巳平水 卷一百一十 西南夷列傳 參來官藏

求道四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道。正義曰：昆明

明在今嵩州南昆縣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

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

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

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

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勞國虜其老弱。索隱曰：且

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為縣屬犍犄。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

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

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

曰：即且蘭也。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

為犍犄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

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

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

邛都為越雋郡，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應劭

曰：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

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

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

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

蜀兵擊滅勞漫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

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

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

王維楨曰：以下文常隔滇道者也。觀之恐非且蘭也。

茅坤曰：八校尉擊南越後始得併定西南諸夷。

按漢書無難字，師古云離西南言東向事漢也。

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

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

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為寵王。然

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印竹。西夷後擗。剽

分二方。史記音義曰。擗音翦。○索隱曰。擗謂被分

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為七郡。徐廣曰。犍為。牂牁。越

也。山地。

索隱述贊曰。西南外徼。莊躡首通。漢因大夏乃

命。唐蒙勞漫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氍大。印。笮。稱

雄。及置郡縣。

萬代推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六

終田中篤實同校

小幡利貴

同校

王維楨曰。于番禺見枸醬于大夏見印竹杖而文法錯綜如此。

